



告病傷寒温疫家説

武
256



門中武9
號256
卷

方堂長尾先生著

告病傷寒溫疫家說

穀詒堂藏



友人尾子明常竊惡西洋醫術之盛行世人
心醉信其怪誕流毒有靈石欲作文而辨折之
近頃其一小冊子成或薦公之於吾目上梓木
云爾愚與子明居相近日互往來共以吾道之
廢為勢間所論說少係洋醫之術子明張
目怒聲叱曰彼狗鼠鹵莽之輩何知吾仁術
之至要特在以巧辨惑世人其氣概如此耳
子明去月嬰祝融災家累蕩盡無遺鉛銖

而此稿以在愚手偶得存者殆似天扶子明而然
并及來請愚言書之以贈

安政五年十二月念夕

桃蹊迂夫識



告病傷寒溫疫家說

江都

長尾明全菴誌

夫傷寒溫疫之為病也。舉世所恐。而人
身一大厄。係生命上者也。故勉要求良
醫。擇其醫也亦難矣。近時有吉益東洞
者。唱復古之學。漫刪古醫經。立自固淺
陋之識見。著病命各殊之議論。而專主
攻擊。酌其末流者。不學固陋。倣師授之

口吻而行。斬伐之暴術。取謗醫流者不
少焉。世人目以東洞家。恐之如蛇蝎蜂
蠆。頃者又有稱唱蘭醫者。漫唱窮理之
說。口逞無用之辯。令世人心醉狂惑。其
爲害不淺矣。余見聞其言行。唯是死物
之窮理。而更無有活變。徒解人畜之死
體。竊計藏府之肢絡。細微曲折。而及秋
毫之末。如彼精微窮理。則死人可活。人

畜可造。造化可弄。何不爲之。所以不爲
之者。唯知窮死物之理。而素不知所以
含靈活潑之理。故也。幻惑其世間。大抵
以竒怪瘳論。不過驚俗耳。余以爲彼之
於術。固無足觀。而其尤可笑者。種痘是
也。種痘落痂之後。有發天年痘者。有同
時併發者。且痘後五十日。乃至百日之
際。或驚風。或發癩。熱毒壅盛。得康寧者。

甚稀也。聞近年西洋諸州。天年痘流敷。而死亡者甚夥。如彼種痘之理。窮其至精。益以其精術活其人民。是可笑之至也。若夫天文地理之學。火攻舟楫之便。布帛緻密之製。器物精造之法。雖似有可取者。於醫治之一事。所長不過外治之攻具。與一二水藥精藥也。其治療不度活變。殆如兒戲矣。至夫傷寒溫疫之

治法。仲景張氏著書。詳三陰三陽寒熱虛實汗吐下溫涼。定律高論。確乎不可易。然歷代名醫。森然蜂起。議論紛紛。所見各互。非無得失。蓋陰陽順序。如有不_下一定者。我

神州太平三百年。德澤廣布。到今日。學術彬彬。從前疑惑。渙然冰解。醫道隆盛。冠于宇內。前世未聞有如此盛者。有志

之士。開眼發胸。秩然有律。如網之有綱。不素。雖有千萬之病客。蝟集區別。施治。猶以刀向竹也。仲景氏之遺法。依太平之德澤。如此煥發者。可謂生民之大幸矣。啗蘭所謂熾盛熱酷。屬熱間歇。熱遷延熱腐敗熱等之品目。徃々雖有應三陰三陽之位。至所採用之藥物。機奈茅根消石蒲公英吐根杜松實等之類。何

得應于機變中。焯々之熱乎。所約唯在催促性命而已。如桂枝麻黃大黃石膏等之効驗。比我所說者。有霄壤之違。余甚嘆息焉。聊述蘭醫所原之故而明之。元和以降。太平日久。都下之四民。多醉飽酒食。怠惰逸遊者。病客不藥。自愈者亦多在其中。於是怠惰逸遊之徒。云醫治者是易事也。昨日之按摩。今日爲醫

生。尤顏入病家。唯勤口給。伺人氣息。云是疝氣。云是癩症。一方之泡劑。以投諸病。何遑辯別病因乎。末技癖陋者。以一病立專門。有稱脚氣醫。狂醫疝氣醫。癩癩醫。癩毒醫。中風醫。痔疾醫。勞症醫。表于其門。糊於其口者。如此人類。何為窺張氏之門牆乎。至其甚者。工匠左官。亦變于醫。非類不可名狀。如是等輩者。可

謂漢法家之罪人也。坐不可同筵席。立不可列醫林。唾其面而可者也。當今都下之醫。大數不下十萬。然多是青盲。唾面之徒。聞啗蘭之幻說。一旦愕然。昏迷如夢。恰似痴人。野狐所魅。尊信其所言。從順其所教。而踏其闕者。亦不少也。是所謂下喬木。而入于幽谷。用夏變於夷之徒也。其所以然者。為目無文字。心無

識見不知五倫。不辯五常。孜孜汲汲。唯利是求。唯口是糊也。僅寫蠅行之文字。纔讀翻譯之國字。學鴟舌奇語。而反不明原書之文法本意。變音聲改容貌。巧言令色。喃喃對於病家。引黨集類。隱我之短才。防他之非謗。自他稱之云篤志者。是可謂蘭法家之罪人也。人情日輕薄。居易求難。以小謀大。以逸替勞。捨其

本求其末。百工不精。唯利是計。如醫生亦然。假令如漢法學五年。而猶難得於一隅。如啗蘭學三年。而悉得要領。是則無他。唯利是計也。故傾意墮落于夷類者極多。是青盲蘭醫之所以蜂起也。悲哉。生東海君子國。奉蠻夷戎狄之道。不知其臭。不恥其陋。所謂人面而獸心。無他可比者。真堪一棒打殺。然世上習風

好奇而不問實。譬如婦女子信僧徒然。豈不為長大息乎。即今依洋炮術之盛行。蘭醫乘弊。縱其奸猾。是亦時勢之所使然。而似有不可防者。如洋炮可否。我固所不知也。如青盲草醫。荷擔鳴蘭者。實國家之大害。而不可不禁遏掃除。今歷者都下之形勢。載人命于車上。青盲引前。蘭猾推後。而護送于九泉者。年不

知幾千百。賚百年之壽命。委奸猾之草醫。其愚不可名狀。實可慨嘆。世人能解此理。而有傷寒溫疫之家。必擇漢法家篤學謹行之人。而為兒治。勿忽諸。若陋巷闕良醫。雖東洞者流。亦可也。慎勿近青盲。鴟舌醫矣。彼青盲有言。讀書無益。治病唯經驗之方。而是足矣。是蔽其短也。其陋可冷笑。若不讀書。何以得用藥。

之意旨。附子大黃人參石膏。一易其地。則千金之生命。當為土塊。至如雜病者。緩延施治。雖涉歲月。係生命上者。亦不多矣。特至傷寒溫疫之急劇。間不入髮。誤治反掌。噬臍不及。不可不慎。恐也。故謂勉要求良醫。嗚呼擇醫。真其難哉。余幸生于太平之時。感於恩澤之涯。坐不忍見生民之墮土炭。死非命。聊為病客。

述之。病傷寒溫疫家。請熟思此語。則子孫必有入孝弟之域者云爾。

有客謂余曰。子究口排蘭醫。不得非癖論。今都下之蘭醫。稱大家者五六輩。新得俸祿。盛門戶。張威名。起死回生之術。有不可思議者。雖稱耆婆。名實不虛。與吾子所說青盲者流。不可同日語也。請再思之。余應之曰。其然。

豈其然乎。我自有所取然。昔日坪井
某者。都下之大家也。一日被冒風寒。
百方無效驗。苦惱不勝煩。於是夜間
密服葛根湯。發散其邪。使門生輩更
不知有此事件矣。又近日見一蘭巨
擘療天行疫者。屢茯苓四逆湯。余於
此二事。以洞視蘭醫之肺肝。子勿多
言。遺天下人災者。必子輩矣。客嘿然

如痴。因以二篇之詩。敬醒之。不堪捧
腹。聊贅于此。

堪怪當今居世士。留神方藥不曾思。
千金性命委塵土。路上縱橫牛馬醫。
又

越人思邈見難再。方術即今若醉魔。
漫弄新奇鳴鴟舌。一病緩急意如何。
于時安政戊午歲仲秋。於研慮齋窓

下方堂主人鑲面居士執筆。

越後新井貞校
三河池町幸

近日洋醫徘徊都下，吊詭惑眾，無識之徒，無不驚異者。到師門乞治驗之人，必談話及于此。平等應接，不勝煩。刀圭之餘暇，嘗取先生所手錄一篇之說，上于梓木，以替口舌。此書曾非所以公于世，而招謗，只為來訪病容示之。弟子等聊欲脫煩而已。

相陽廣川生 秩齋窪田東作記

醉遊愛山主... 齋室田東於...

冷... 醉... 心

... 醉... 心... 齋室田東於...

... 醉... 心... 齋室田東於...

... 醉... 心... 齋室田東於...

... 醉... 心... 齋室田東於...

... 醉... 心... 齋室田東於...

... 醉... 心... 齋室田東於...

